

《董西廂》用韻考

周大璞

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以下簡稱《董西廂》)在我國文學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它對於我們研究漢語發展的歷史也有很大的價值。它所運用的語言是宋金時代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新興的文學語言。由於作者董解元具有高度的語言修養和大膽採用人民羣眾的口語，它充分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方言的真實面貌，使我們可以藉以考察這個時期漢語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現象。可惜我們的語言工作者對它還重視不夠，沒有多少人認真地去研究它給我們提供的豐富的語言材料。最近，我在閱讀這部偉大作品的時候，對於它的用韻作了一番鉤稽排比的工作。現在稍加整理，寫成這篇文章。不敢說有什麼創獲，只是想拋磚引玉，喚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注意罷了。

(一)

《董西廂》的用韻給我們許多啟示。首先，它証明了“入派三聲”不始於元代，宋金的時候已經如此了。

大家知道，“入派三聲”的現象是元代周德清在他的《中原音韻》里首先提出來的。因此，有人就認為這種語音演變開始於元代。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請看周德清自己是怎樣說明“入派三聲”的。他說：

《音韻》無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間，各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聲；或有未當，與我同志改而正諸①。

所謂“前輩”，應該不限於和他同時的元代作家，象董解元等宋金的作家也可以包括在內。如果這個理解不算錯，那麼，周德清所指出的“入派三聲”的現象自然就不是從元代才開始的了。

這一點，從前也有人談過。如清代萬樹的《詞律·發凡》說：

入之派入三聲，為曲言之也，然詞曲一理。今詞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比上作平者更多，難以條舉。作者不可因其用入是仄聲而填作上去也。且有以入叶上者不可用去，以入叶去者不可用上，亦須知之。

又卷一“南歌子”注云：

愚謂入聲可作平，人多不信，曰：“入聲派入三聲，始於元人論曲，君何乃移其說于詞？”余曰：“聲音之道，古今遞傳，詩變詞，詞變曲，同是一理。自曲盛興，故詞不入歌。然北曲‘憶王孫’、‘青杏兒’等，即與詞同。南曲之‘引子’與詞

①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中國古典戏曲論著集成》一，第201頁。

同者將六十調，是詞曲同源也。況詞之變曲，正宋元相接處，豈曲入歌，當以入派三聲，而詞則不然乎？故知入之作平，當先詞而后曲矣。蓋時周柳諸公制調，皆用中州正韻。今觀詞中，如‘不’音‘逋’，‘一’音‘伊’之類，多至萬千，正與北曲同，而又何疑于入作平之說邪？且用韻句亦可以入為叶，如惜香‘醉蓬萊’以‘吉’字叶‘髻’，‘戲’，坦菴以‘極’字叶‘氣’，‘瑞’等甚多。若云入不可叶，則此等詞落一韻矣。至通篇入叶之詞有可兼用上去，如‘賀新郎’，‘念奴嬌’之類，有本是平韻而以入代叶者，如金谷此篇之類，雖全用入聲，而實以入作平，必不可謂是仄聲而用上去為韻脚也。”

萬氏根據宋詞，斷定“入派三聲”的現象宋代已有，不始于元，這是正確的。夏承燾先生的《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①也同意萬氏的說法，并另外引用了一些材料來加以證明。唐鉞先生的《入聲演化與詞曲發達的關係》^②則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原音韻條》、沈義父《樂府指迷》、袁斐軒刊本《詞林韻釋》等書的材料和《董西廂》的用韻，斷定：“入聲派入三聲，起源甚古”，“從金章宗時起首”，人們才逐漸把“入聲的字歸入陰聲：或念平聲或上聲或去聲”。“它的完全失掉，則在北曲盛行以後”。魏建功先生又根據《遼陵石刻帝后哀冊文》的韻字材料，認為遼代的“入聲韻讀既不与《廣韻》相同，和等韻也象不全同，……許是今聲入聲變讀的開端”^③。他們三位所根據的材料各不相同，所得出的結論却是基本上一致的。依我看，唐鉞先生的論斷比較可信^④。不過他說：“《董解元西廂記》已經有以入作平的例”，還不十分正確。實際上，在《董西廂》里，入聲韻已經完全歸入陰聲，毫無例外。我曾作過這樣一個統計：《董西廂》全書八卷^⑤，共有套數196個，其中有入聲韻脚的117個。這些有入聲韻脚的套數，大多數是以陰聲韻為主，中間夾雜一些原來的入聲字作韻脚，如卷一“仙呂調·醉落魄纏令”套數（引辭）的韻脚是“化”、“暇”、“甲”、“洽”、“幄”、“價”、“咱”、“涯”、“花”、“罷”、“家”、“剝”、“下”、“他”、“捺”、“馬”、“雅”、“花”、“話”，其中只有“甲”、“洽”、“幄”、“剝”是原來的入聲字。又如同卷的“般涉調·哨遍”套數（斷送引辭）的韻脚是“谷”、“樓”、“渚”、“雛”、“主”、“土”、“住”、“偃”、“素”、“奴”、“暑”、“去”、“樹”、“絮”、“浦”、“蒲”、“枯”、“暮”、“圖”、“路”、“墟”、“疎”、“續”、“度”、“古”、“露”、“區”、“負”、“古”、“遇”、“束”、“曲”、“數”、“楚”、“餘”、“虎”、“狐”、“夫”、“女”、“护”、“書”、“府”、“宇”、“女”、“戶”、“句”、“侶”、“付”、“做”、“雨”、“作”、“付”、“處”、“許”，其中只有“谷”、“續”、“束”、“曲”、“作”是原來的入聲字。少數是以原來的入聲韻為主，中間夾雜幾個陰聲字，如卷七“雙調·文如錦”套數

① 原載《國文月刊》第68期（1948.6），后又收入《唐宋詞論叢》

② 載《東方雜誌》第23卷第1號，1928。

③ 魏建功：《遼陵石刻哀冊文中之入聲韻》，載《讀書周刊》第69期，見1936.10.8.天津《益世報》。

④ 唐先生又以為入聲變讀是受詞曲歌唱的影響，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⑤ 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凌景埏校注本《董解元西廂記》，下同。

(好心斜)的韵脚是“斜”、“热”、“姐”、“拙”、“擲”、“捨”、“呆”、“业”、“迭”、“别”、“捻”、“帖”、“彻”、“些”、“烈”、“喏”、“说”、“也”，其中只有“斜”、“姐”、“捨”、“呆”、“些”、“喏”、“也”是阴声字。又如卷六“大石调·玉翼蟬”套数(蟬宮客)的韵脚是“闕”、“野”、“缺”、“业”、“别”、“甘”、“歇”、“列”、“切”、“也”、“絕”、“結”、“捨”、“说”、“鉄”、“葉”、“血”，其中只有“野”、“也”、“捨”是阴声字。間或也有一些套数，就其中某一两个隻曲来看，押的全是入声韵脚，但从整个套数来看，则仍是阴声韵和入声韵同押，如卷六“越调·厅前柳體令”套数(蕭索江天暮)，其中“山麻稽”两个隻曲的韵脚为“葉”、“接”、“劣”、“熬”、“切”、“結”、“鉄”、“頰”、“迭”、“血”，全是原来的入声字；但这个套数的其他几个隻曲的韵脚里却有“舍”、“嗟”、“呆”、“也”、“噓”、“夜”、“也”等阴声字，可見这个套数仍然是阴声韵和入声韵同押。《董西廂》的韵例是一个套数一韵到底，不許換韵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入声在《董西廂》中已經不是一种独立的声調，从前的入声字都已經分派到阴声韵中去了。換句話說，这时北方某些方言中入声已經消失了。

入声消失以后，哪些入声字分派到哪一个阴声韵，这从《董西廂》中也可以看出个大概。派入“齐微”的有《广韵》“质韵”的“一”、“七”、“疾”、“宰”、“日”、“必”，“昔韵”的“尺”、“石”、“惜”、“席”、“壁”、“碧”，“锡韵”的“吃”、“的”、“滴”、“敌”、“瀝”、“戚”，“职韵”的“憶”、“翼”、“力”、“息”、“食”、“識”，“德韵”的“国”、“得”、“賊”，緝韵的“邑”、“及”、“級”、“立”、“泣”。派入“魚模”的有《广韵》“屋韵”的“屋”、“哭”、“谷”、“祿”、“竹”、“逐”、“福”、“服”、“幅”、“腹”、“覆”、“速”、“木”，“沃韵”的“毒”，“烛韵”的“玉”、“辱”、“綠”、“曲”、“俗”、“束”、“續”，“尤韵”的“出”、“律”、“卒”，“物韵”的“物”，“沒韵”的“沒”，“鐸韵”的“作”，“德韵”的“国”。派入“皆来”的有《广韵》“陌韵”的“白”、“伯”、“拍”、“陌”、“魄”、“客”、“格”、“額”、“窄”、“拆”、“搦”，“麦韵”的“責”、“策”、“摘”、“隔”，“职韵”的“色”、“側”，“黠韵”的“煞”^①。派入“蕭豪”的有《广韵》“觉韵”的“嶽”、“覺”、“学”、“角”、“捉”、“殼”、“觀”^②，“药韵”的“药”、“脚”、“掠”、“略”、“斫”、“酌”、“削”、“弱”、“虐”、“約”、“著”、“却”，“鐸韵”的“鐸”、“度”、“幙”、“落”、“託”、“作”、“錯”、“恶”、“泊”、“乐”、“薄”、“閣”。派入“歌戈”的有《广韵》“屋韵”的“扑”，“觉韵”的“覺”、“捉”、“剝”、“殼”^③，“曷韵”的“喝”、“渴”，“末韵”的“末”、“抹”、“活”、“撮”、“闊”、“脫”、“聒”、“掇”，“黠韵”的“察”，“药韵”的“削”、“約”、“却”、“著”，“鐸韵”的“恶”、“錯”、“落”、“閣”、“薄”、“度”、“幙”、“凿”，“合韵”的“合”。派入“家麻”的

① 另有“嗽”字，見卷七“賺”(139頁)，《广韻》无此字。

② 另有“搦”字，見卷四“双声體韻”(85頁)，也是《广韻》所无。

③ 另有“搦”字，見卷三“越调·斗鶴鶩體令”(61頁)。此字《广韻》不載，已見前。

有《廣韻》“覺韻”的“幄”、“學”、“剝”，“月韻”的“罰”、“髮”、“發”、“抹”，“曷韻”的“達”、“薩”、“撒”，黠韻的“察”、“杀”、“煞”、“札”、“扎”、“滑”、“八”，“末韻”的“抹”，“合韻”的“納”、“衲”、“答”、“奈”，“盍韻”的“榻”，“洽韻”的“洽”、“恰”、“插”、“霎”，“狎韻”的“甲”、“匣”、“鴨”、“壓”，“乏韻”的“乏”、“法”。派入“車遮”的有《廣韻》“月韻”的“月”、“曰”、“越”、“歇”、“厥”、“闕”，“屑韻”的“屑”、“切”、“窃”、“节”、“結”、“血”、“缺”、“迭”、“鉄”、“截”、“撤”、“徹”、“嚙”、“咽”^①，“薛韻”的“列”、“烈”、“裂”、“列”、“揭”、“折”、“雪”、“絕”、“閱”、“悅”、“說”、“劣”、“駭”、鼈、“別”、“彻”、“設”、“熱”、“灭”、“孽”、“舌”、“拙”、“洩”、“拽”^②，“葉韻”的“葉”、“接”、“睫”、“妾”^③，“帖韻”的“帖”、“貼”、“頰”、“諜”、“牒”、“疊”，“業韻”的“業”、“怯”、“劫”。派入“尤侯”的有《廣韻》“屋韻”的“玉”、“宿”、“祿”，“燭韻”的“屬”。

拿《中原音韻》來比較，《董西廂》所反映的這種入聲轉歸陰聲的情況，基本上是和《中原音韻》一致的。只是由於諸宮調用韻不分平仄，不能象《中原音韻》那樣細致地規定哪些派入平聲，哪些派入上聲，哪些派入去聲而已。另外，還有一些字歸韻與《中原音韻》不同，如《中原音韻》“家麻韻”中不收原屬入聲“覺韻”的“幄”、“學”、“剝”等字，而在《董西廂》里，這幾個字卻可以和“家麻韻”字同押，如卷一“仙呂調·醉落魄纏令”套數（引辭）以“幄”、“剝”叶“化”、“暇”、“甲”“洽”、“價”、“咱”、“涯”、“花”、“罢”、“家”等，“仙呂調·賞花時”（西洛張生多俊雅）以“字”叶“雅”、“下”、“画”、“價”、“茶”、“甲”、“华”、“涯”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諸宮調里，“學”字不僅可與“家麻韻”字同押，又可與“蕭豪韻”字同押，如卷一“般涉調·哨遍纏令”套數（是夜道場）以“學”叶“到”、“敲”、“宝”、“勞”、“考”等，卷二“大石調·伊州套纏令”套數（陰風惡）以“學”叶“落”、“暴”、“妙”、“逃”、“笑”等。“剝”字不僅可與“家麻韻”字同押，又可與“歌戈韻”字同押，如卷三“越調·斗鶴鶉纏令”套數（天昏昏兮）以“剝”叶“合”、“斂”、“坡”、“多”、“破”、“擲”、“絳”、“拖”、“他”等。此外，類似的現象還有不少，如覺韻的“覺”、“捉”、“殼”，藥韻的“削”、“約”、“却”、“著”，“鐸韻”的“惡”、“錯”、“落”、“閣”、“度”、“幘”等字，也都是既入“蕭豪”，又入“歌戈”。

再看另一部和《董西廂》差不多同時的諸宮調《劉知遠傳》的用韻，“學”字也是兼入“蕭豪”、“歌戈”兩部，如卷十一“般涉調·麻婆子”套數（是日劉知遠）以“學”與“托”、“我”、“河”、“握”、“可”、“末”、“多”、“泊”、“何”、“著”、

① 另有“擗”字，見卷七“雙調·文如錦”（147頁）及卷八“雙聲疊韻”（156頁）。《廣韻》無此字。

② 另有“撻”字，見卷七“賺”（144頁），《廣韻》無此字。

③ 另有“撻”字，見卷七“雙調·文如錦”（147頁），《廣韻》無此字。

“挫”、“略”叶，卷十二“歇指调·永遇乐”套数（大小官员）以“学”与“鬧”、“道”、“到”、“醪”、“宝”、“惱”、“老”叶。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字都有異讀。《中原音韵》“蕭豪”、“歌戈”两部都收“学”、“約”、“著”、“恶”、“落”、“閑”、“度”、“幘”等字，就是証明。可不可以用“合韵”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当然也可以。不过从現在語音来看，无论“蕭豪”与“歌戈”，或是“歌戈”与“家麻”，韵部都不算很近。推想金元时代，这几韵的韵母和現代汉语相差不会太远。因此，我认为“合韵”之說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二)

《董西廂》的用韵又为我们証实了“車遮”、“支思”这两个韵部在宋金时代已經独立。

关于“車遮”、“支思”两韵的問題，赵蔭棠的《中原音韵研究》曾經指出：

世人俱知“車遮”韵之独立是周氏的特識，不知其来已旧。毛註《礼部韵略》“微韵”后案語云：“……所謂一韵当析为二者，如‘麻’字韵自‘奢’以下，‘馬’字韵自‘写’以下，‘禡’字韵自‘藉’以下，皆当别为一韵，俱与之通可也。盖‘麻’、‘馬’、‘禡’等皆喉音，‘奢’、‘写’、‘藉’等字皆齿音；以中原雅音求之，竟然不同矣”。韓道昭《五音集韵》“麻韵”“迦”字下注云“居迦切，出釋典，又音加。此字元在‘戈韵’收之，今将‘戈韵’等三等开合共有明头八字，使学者难以檢寻。今韓道昭移于此‘麻韵’中收之，与‘遮’、‘車’、‘蛇’者同为一类，豈不妙哉。达者細詳，知不謬矣。”毛書产生于紹兴三十二年或三十三年，韓書作于泰和戊辰，即嘉定元年。是在南宋时代，“車遮”韵已有独立之趋势。“支思”韵也是周氏特別提出的；然在才老《韵补》中已露端倪。《韵补》的韵字排列，是始“見”終“日”的；而在“支韵”“日”母“人”字之后，忽贅以“資”、“犬”、“斯”、“茲”等字，論者疑为后人纂补，不知是吳才老在那里辨別某該讀1，某該讀1。《指掌图》将“茲”、“慈”、“思”、“詞”列为一等，也是表明数字不以1收韵的意思。惟“知照”系之腭化者，我还没見有人在周氏以前說过。”①

在《董西廂》这部書里，“家麻”韵字出現在韵脚上的有“家”、“加”、“枷”、“佳”、“嘉”、“沙”、“紗”、“袞”、“吵”、“鴉”、“差”、“虾”、“呵”、“花”、“麻”、“嘛”、“麼”、“媽”、“华”、“涯”、“衙”、“霞”、“暇”、“暇”、“茶”、“嗟”、“槎”、“拿”、“拏”、“拏”、“咱”、“奢”、“蹉”、“斜”、“馬”、“雅”、“灑”、“把”、“瓦”、“打”、“捨”、“他”、“嫁”、“價”、“架”、“亚”、“迓”、“訝”、“姪”、“叔”、“怕”、“詐”、“炸”、“下”、“夏”、“化”、“画”、“話”、“那”、“捺”、“罢”、“霸”、“卦”、

① 赵蔭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07—108頁。

“掛”、“大”、“罵”，及前面所举从入声轉入的 33 字，共 99 字。“車遮”韵字出现在韵脚上的有“嗟”、“除”、“車”、“嗔”、“遮”、“噓”、“些”、“爷”、“呆”、“斜”、“邪”、“野”、“也”、“治”、“者”、“写”、“泻”、“捨”、“諾”、“姐”、“解”、“舍”、“麝”、“謝”、“樹”、“夜”、“借”、“藉”、“起”，及前面所举从入声轉入的 60 字，共 89 字。除“斜”、“捨”二字重見外，其余截然划分，不相混淆。当时“車遮”独为一韵，毫无可疑。

至于“支思”和“齐微”的划分，从《董西廂》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韵中的字，见于《董西廂》韵脚的，“支思”有“枝”、“后”、“之”、“脂”、“嗤”、“施”、“詩”、“师”、“屍”、“厮”、“思”、“絲”、“雌”、“几”、“时”、“詞”、“辞”、“紙”、“指”、“止”、“址”、“此”、“史”、“使”、“子”、“紫”、“死”、“是”、“氏”、“士”、“示”、“事”、“試”、“視”、“似”、“賜”、“寺”、“四”、“次”、“刺”、“字”、“自”、“至”、“志”、“一”、“貳”，共 46 字；“齐微”有“机”、“归”、“閨”、“璽”、“低”、“妻”、“西”、“怀”、“悲”、“卑”、“威”、“非”、“扉”、“霏”、“妃”、“欺”、“衣”、“伊”、“医”、“知”、“梯”、“微”、“离”、“煤”、“眉”、“雷”、“圍”、“幃”、“危”、“騎”、“期”、“旗”、“祇”、“歧”、“携”、“蹊”、“覓”、“疑”、“宜”、“涯”、“垂”、“皮”、“迟”、“誰”、“倚”、“已”、“美”、“己”、“紀”、“鬼”、“卉”、“礼”、“里”、“裏”、“理”、“底”、“抵”、“洗”、“起”、“米”、“你”、“喜”、“体”、“水”、“味”、“位”、“貴”、“桂”、“跪”、“外”、“会”、“諱”、“圍”、“翠”、“悴”、“異”、“义”、“議”、“艺”、“意”、“气”、“棄”、“济”、“替”、“睇”、“第”、“地”、“婢”、“备”、“避”、“輩”、“被”、“帔”、“砌”、“細”、“堦”、“罪”、“醉”、“对”、“計”、“寄”、“繫”、“悻”、“閉”、“謎”、“睡”、“瑞”、“退”、“岁”、“碎”、“致”、“治”、“世”、“逝”、“淚”、“配”、“妹”、“媚”、“戏”、“膩”、“內”，及前面所举从入声轉入的 32 字，共 153 字。这两韵中的字，《董西廂》里通押的只有“支思”韵的“几”、“是”、“事”和“齐微”韵的“裏”、“第”、“妻”、“堦”、“七”，其余也都是截然划分，不相混淆。就两韵通押的次数来看，全书八卷，196 个套数，押“支思”韵的共有十一个套数，其中与“齐微”韵通押的只有三个套数，即卷一的“仙吕调·醉落魄”套数（綠楊影裏）以“裏”与“次”、“指”、“觀”、“紫”、“此”、“貳”、“寺”、“是”、“賜”、“字”叶，卷七的“双调·御街行”套数（須臾喚得伴人至）以“第”、“妻”、“堦”与“至”、“事”、“寺”、“是”、“示”叶，卷八的“中吕调·安公子赚”套数（女孩儿低声道）以“堦”、“七”与“示”、“字”、“事”、“次”、“师”、“厮”、“至”、“事”、“几”等叶；押“齐微”韵的共有二十二个套数，其中与“支思”韵通押的也只有三个套数，即卷一的“双调·豆叶黄”套数（薄薄春阴）以“几”与“貴”、“日”、“的”、“寄”、“理”、“翼”、“你”等叶，卷二的“大石调·伊州衰”套数（佛堂里諸僧尽商議）以“是”与“議”、“賊”、“細”、“备”、“水”、“敌”、“雷”、“地”、“識”等叶，卷三的“双调·御街行”套数（張生欲去心将碎）以“事”与“碎”、“裏”、“息”、“喜”、“力”、

“地”、“理”叶。很明显，这些不过是偶然的合韵。我们根据一般的情况，可以断定这两个韵部那时已经分得很清楚了。

(三)

《中原音韵》的十九韵中有“侵寻”、“监咸”、“廉纤”三韵，都是所谓“闭口音”，也就是收 *m* 尾的。这些韵部在《董西厢》所代表的北方方言里是否独立存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董西厢》中用 *m* 尾韵字作韵脚的共有十三处，其中六处是与“寒山”、“桓欢”、“先天”等韵同押的，如卷一“大石调·玉翼蟬”套数（前时听和尚说）以“斂”、“范”、“犯”、“掩”和“面”、“汉”、“卷”、“见”、“遍”、“满”、“传”、“远”叶，“中吕调·碧牡丹”套数（小春寒尚浅）以“念”和“浅”、“綻”、“满”、“遍”、“年”、“传”、“硯”、“歎”、“天”、“閑”、“见”叶，卷五的“中吕调·千秋节”套数（良宵夜暖）以“点”、“閃”、“斂”和“暖”、“见”、“翻”、“惯”、“战”、“汗”、“面”、“喘”叶，卷六的“大石调·玉翼蟬”套数（夫人道张解元）以“点”和“元”、“满”、“难”、“免”、“愿”、“盡”、“賤”、“浅”、“恋”、“劝”、“盡”、“山”叶，“中吕调·香风合纒令”套数（煩惱知何限）以“添”、“纖”、“尖”和“限”、“鏈”、“顛”、“綫”、“歡”、“歡”、“綫”、“穿”、“段”、“剪”、“剪”等叶，卷七的“中吕调·古輪台”套数（好心酸）以“嫌”和“酸”、“剗”、“汉”、“散”、“言”、“段”、“謾”、“眼”、“滿”、“綫”、“变”、“眼”、“眠”、“园”、“亂”、“拚”、“远”等叶。另有二处与“真文”韵字同押，即卷一“正宫·虞美人纒”套数（两眉无计解愁纒）以“沉”和“悶”、“穩”、“盹”等叶，卷七“越调·上平西纒令”（自年前长安去）以“衾”和“薰”、“分”、“昏”等叶。还有两处与“庚青”、“真文”两韵字同押，即卷一“中吕调·鶻打兔”套数（对碧天晴）以“阴”和“情”、“哽”、“尽”、“听”、“驚”等叶，卷四“中吕调·粉蝶儿”套数（何处调琴）以“琴”和“醒”、“靜”、“輕”、“嫩”、“影”、“韵”、“徑”、“庭”、“定”等叶。独自押韵的只有三处，即卷二“仙吕调·纒带儿”套数（不会看经），韵脚是：“忤”、“胆”、“斬”、“暗”、“劍”、“仄”、“拈”、“緘”、“尖”、“俺”、“賺”、“念”、“鑿”、“点”、“敢”、“險”、“喊”、“斬”、“鎗”；卷六“仙吕调·相思会”套数（君瑞怀羞惨），韵脚是：“惨”、“念”、“掩”、“咭”、“臉”、“險”、“敢”、“欠”、“胆”；卷七“中吕调·牧羊关”套数（张生早是心羞惨），韵脚是：“惨”、“参”、“潛”、“臉”、“担”、“慘”、“胆”、“忤”、“諂”、“衫”、“嵩”、“三”。*m* 尾韵字独用的这样少，而与 *n* 尾的“真文”、“寒山”、“桓欢”、“先天”及 *ng* 尾的“庚青”等韵字同押的却是那样多，看来这种同押不象是通常所说的“合韵”，倒可能是由于韵尾的演化，原来收 *m* 的字，这时已经开始转入收 *n*（或 *ng*）的韵部去了。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但这假设是有根据的。除了《董西厢》的用韵材料以外，我们在《刘知远诸宫调》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刘知远诸宫调》里用 *m* 尾韵字作韵脚的虽只有四处，但都和 *n* 尾韵“寒山”、“桓欢”、“先天”同押，并无一处独用。现在把这四处的

韻脚摘錄在这里，以資參証：

“商調·迴戈樂”（引子）：典、攢、看、乱、寰、山、战、汉、天、纂、剪、
鏐、閑、感、烟、言、难、反、年、炭。（卷一，第一頁）

“黃鍾宮·女冠子”：然、边、間、便、憊、慘、苑、辨、院、眷、远、厭、园、
言。（同上，第十頁）

“南呂宮·应天长”：院、漫、半、款、觀、桓、衫、汉、鑽、轉、团、显、算、
換、冠。（同上）

“仙呂調·胜葫蘆”：烟、晁、見、园、原、圓、淺、牽、圈、閃、远。（卷二，
第六頁）

宋人的詞中，這種現象也很常見。我曾經把毛晉所刻宋六十名家詞（實際上是六十一家）翻檢過一遍，其中沒有發現 m 尾韻字與 n 尾（或 ng 尾）韻字同押的只有柳永《乐章集》、毛幵《樵隱詞》、蔣捷《竹山詞》、周必大《近体乐府》、刘克庄《后村別調》、陈亮《龙川詞》、戴复古《石屏詞》、韓玉《东浦詞》、李公昂《文溪詞》、黄公度《知稼翁詞》、陈与义《无住詞》十一种；而这十一种詞集中，又多半沒有用 m 尾韻字作韻脚；以 m 尾韻字作韻脚而又单独使用、不与 n 尾（或 ng 尾）韻字同押的只有《乐章集》、《樵隱詞》、《后村別調》、《石屏詞》、《东浦詞》五种而已。就那些以 m 尾韻字和 n 尾（或 ng 尾）韻字同押的来看，从北宋的晏殊、欧阳修起，已开其端，可見由来已久了。但是从北宋再追溯上去，这种現象就很少发现。比方在晚唐的俗文学“变文”和“曲子詞”里，只能找到极少数例子。因此，可以推想 m 尾韻的轉入 n 尾（或 ng 尾）韻，当从唐末、宋初开始，不能比这更早了。

m 尾韻和 n 尾（或 ng 尾）韻同押的現象，从前也有人注意到，但他們的看法却和我們不一样。如万树的《詞律·发凡》說：“詞之用韻較寬于詩，而真侵互施，先盐并叶，虽古有然，終屬不妥。沈氏去矜所輯，可为当行，近日俱遵用之，无煩更变。”戈载的《詞林正韻》也有類似的意見。他們所說的“真侵互施，先盐并叶”，就是 m 尾韻字和 n 尾韻字的同押。他們认为这种同押不是由于韻尾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詞家用韻比詩人用韻要寬一些，也就是把韻腹相同、韻尾不同的字放在一起押韻。这种說法值得怀疑。如果就用韻的寬严來說，唐代“变文”和“曲子詞”的用韻也是很寬的，为什么那里面很少“真侵互施，先盐并叶”的，而宋詞里这种現象却很普遍呢？宋代作家，如苏轼、章庭坚等，填起詞来，的确比他們作近体詩时用韻要寬些，但这是因为作近体詩要严格遵守官韻，而填詞却不受官韻的限制，可以比較真实地反映自己語言中的韻部情况。这实质上不是什么用韻寬严問題，而是詩韻、詞韻同实际語言的关系問題。

（四）

前面說，《董西廂》中 m 尾韻字與 n 尾（或 ng 尾）韻字的同押不是通常所說的“合韻”，那么，董書中究竟有沒有“合韻”的現象呢？有还是有的。它所用的“合韻”，除前面已經指出的“支思”与“齐微”合用外，还有两种：一种是“寒山”、“桓欢”、“先天”的合用，另一种是“真文”、“庚青”的合用。

在《董西厢》里，“寒山”、“桓欢”、“先天”三韵合用，是比较常见的。如卷一“仙吕调·点絳脣”套数（楼閣参差）的韵脚是“暖”、“殿”、“遍”、“院”、“散”、“面”、“羨”、“半”、“远”、“仙”、“盼”、“燃”、“腕”、“釧”、“眼”、“万”、“见”，其中“散”、“盼”、“眼”、“万”属于“寒山”韵，“暖”、“半”、“腕”属于“桓欢”韵，“殿”、“遍”、“院”、“面”、“羨”、“远”、“仙”、“燃”、“釧”、“见”属于“先天”韵。又如同卷“仙吕调·惜黄花”套数（张生心乱）的韵脚是“乱”、“劝”、“玩”、“拦”、“辩”、“殿”、“院”、“馆”、“面”、“看”、“罕”、“劝”、“眷”、“现”，其中“拦”、“看”、“罕”属于“寒山”韵，“乱”、“玩”、“馆”属于“桓欢”韵，“劝”、“辩”、“殿”、“院”、“面”、“眷”、“现”属于“先天”韵。又如同卷“仙吕调·繡帶儿”套数（映花阴）的韵脚是“栏”、“满”、“转”、“看”、“乱”、“叹”、“囑”、“顛”、“断”、“远”、“憚”、“言”、“前”、“軟”、“团”、“赧”、“汉”、“见”、“眷”、“喘”、“面”、“散”，其中“栏”、“看”、“叹”、“憚”、“赧”、“汉”属于“寒山”韵，“满”、“乱”、“断”、“团”属于“桓欢”韵，“转”、“囑”、“顛”、“远”、“言”、“前”、“軟”、“见”、“眷”属于“先天”韵。

也有“寒山”、“先天”二韵合用的，如卷二“正宫·文序子”套数（将军败）的韵脚是“赶”、“便”、“健”、“电”、“见”、“战”、“辨”、“驪”、“眼”、“鞭”、“箭”，其中“赶”、“眼”属于“寒山”韵，“便”、“健”、“电”、“见”、“战”、“辨”、“驪”、“鞭”、“箭”属于“先天”韵。

“寒山”、“桓欢”、“先天”，《中原音韵》分为三韵，其实这三韵的韵母很相近，所以，在《董西厢》里经常合用。这正是陆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贵知音，即须轻重有异。”^①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着眼不同，是不能强求其合的。

“真文”、“庚青”合用，在《董西厢》里也很常见，如卷一“中吕调·牧羊关”套数（适来因把红娘问）以“问”、“懂”、“信”、“晋”、“盹”、“闷”、“人”、“分”、“顿”、“本”与“性”、“圣”、“定”、“命”叶，“中吕调·鶻打兔”套数（对碧天晴）以“尽”与“情”、“镜”、“庭”、“静”、“冷”、“情”、“情”、“哽”、“听”、“驚”、“生”、“行”、“撑”叶，卷三“高平调·于飞乐”套数（念自家）以“恩”、“分”、“亲”、“陈”、“闻”、“門”、“人”与“生”、“驚”叶，“仙吕调·恋香衾”套数（是日张生正鬱悶）以“悶”、“晒”、“信”、“亲”、“君”、“君”、“倫”、“門”、“晋”、“人”与“啞”、“驚”、“箏”叶，卷四“中吕调·粉蝶儿”套数（何处调琴）以“嫩”、“韵”与“琴”、“醒”、“静”、“輕”、“影”、“听”、“經”、“庭”、“定”、“声”、“听”、“生”叶，“黄钟宫·出队子”套数（他每孤恩）以“恩”、“人”、“神”、“嗔”、“亲”、“顿”、“闻”、“昏”、“魂”、“穩”、“尽”、“門”与“灯”叶，卷五“南吕调·一枝花”套数（红娘将出門）以“門”、“問”、“人”、“信”、“准”与“驚”、“病”、“誠”、“命”、“圣”、“情”、“命”、“定”、“爭”、“証”叶，卷六“中吕调·牧羊关”套数（夫

① 見陆法言《切韻·序》。

人堂上高声問)以“問”、“門”、“分”、“信”、“人”、“穩”与“肯”、“病”、“情”、“定”、“陸”叶,卷七“仙呂調·滿江紅”套数(殘紅滿地)以“粉”、“痕”、“盹”、“損”、“寸”、“穩”、“悶”、“門”、“尘”、“問”、“辛”、“信”、“君”与“晴”、“等”、“名”叶,卷八“高平調·于飛乐”套数(告吾师)以“人”、“亲”、“問”、“門”、“亲”、“恩”、“軍”与“形”叶,“中呂調·古輪台”套数(郑衙内)以“嗔”、“門”、“軍”、“村”、“因”、“亲”、“姻”、“銀”、“新”、“裙”、“衲”、“辰”、“忿”、“穩”、“奔”、“斤”与“驚”、“情”叶。

“真文”韵韵尾是n,“庚青”韵韵尾是ng。这两个不同的韵尾在現在的南方諸方言中多已混淆,但在北方方言中一般还分得很清楚。《董西廂》是用北方話写的,其中“真文”与“庚青”合用,恐怕不是由于当时北方方言这两个韵尾已經混淆,而只是一种“合韵”。

这种“合韵”的現象,在《刘知远諸宮調》里也可以看到,如卷一“中呂調·安公子纏令”套数(虽是个庄家女)以“人”、“婚”、“穩”、“尽”、“寸”、“昏”、“人”、“神”、“聞”、“身”、“尽”、“欣”、“奋”、“君”、“隱”、“人”、“亲”、“貧”与“并”、“称”、“惊”、“定”、“明”叶。《刘知远諸宮調》也是用北方話写的,可見当时“真文”与“庚青”合用,不是个方言問題,而是“合韵”的問題。

这也可以拿宋詞用韵作旁証。宋詞中,“真文”、“庚青”合用的也很常見,而且这种現象不仅見于南方作家的詞中,同时也見于北方作家的詞中。象辛棄疾的《稼軒长短句》中就有不少这种合韵的例子,如“賀新郎”(賦水仙)以“暈”、“陈”、“粉”、“恨”、“憤”、“潤”(真文)与“冷”、“影”、“頃”、“品”、“整”、“醒”(庚青)叶,“蝶恋花”(送祐之弟)以“髮”、“頓”、“恨”(真文)与“頃”、“影”、“醒”、“病”(庚青)叶。史达祖的《梅溪詞》也有这样的合韵,如“双双燕”(詠燕)以“潤”、“俊”、“穩”、“信”(真文)与“冷”、“并”、“井”、“定”、“影”、“徑”、“暝”、“凭”(庚青)叶,“惜奴嬌”(香剝酥痕)以“信”(真文)与“醒”、“岭”、“靜”、“影”、“病”、“領”、“性”、“听”、“并”(庚青)叶。还有朱敦儒的《樵歌》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鷓鴣天”(极目江湖水浸云)以“云”、“春”、“人”、“尘”(真文)与“声”、“平”(庚青)叶,“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以“云”、“尘”、“巾”、“恨”、“人”(真文)与“平”(庚青)叶。辛棄疾是历城人,史达祖是开封人,朱敦儒是洛阳人。历城、开封和洛阳的方言,至今还能分清“真文”、“庚青”。可見辛、史、朱三人詞中的“真文”、“庚青”合用,只是“合韵”問題,而不是当时北方話已經沒有“真文”、“庚青”之分了。

“真文”、“庚青”合用,不只見于辛、史、朱三家詞中,宋代其他詞人的作品中,也常有这种現象,大概当时已成通例。《董西廂》的“真文”与“庚青”通押,不过是沿用这种通例而已。

(五)

《董西廂》这部書篇幅并不怎么大,所用的韵部却很齐全。《中原音韵》所分十九个韵

部，韵韵都用上了，而且每韵的字数至少有三四十个，多的有百余字。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我们研究宋金时代的韵部有很大的价值。不仅可藉以了解入声韵转入阴声韵及“車遮”、“支思”、“寒山”、“桓欢”、“先天”、“真文”、“庚青”、“侵寻”、“监咸”、“廉纖”等韵的分合情况，而且可藉以探索当时北方话的韵部系统。

当时北方话的韵部系统，如前所述，只有阴声韵和阳声韵，没有入声韵。这是和《中原音韵》相同的。

阴声韵，董书分为“支思”、“齐微”、“魚模”，“皆来”、“蕭豪”、“歌戈”、“家麻”、“車遮”；“尤侯”九部，这也和《中原音韵》一样。

阳声韵，董书和《中原音韵》有出入。前面已经指出，《中原音韵》的阳声韵有以m为韵尾的。加上n尾和ng尾的，共三大类，十韵，即“东鍾”、“江阳”、“真文”、“寒山”、“桓欢”、“先天”、“庚青”、“侵寻”、“监咸”、“廉纖”。董书中没有m尾的“侵寻”、“监咸”、“廉纖”三韵^①，只有n尾的“真文”、“寒山”、“桓欢”、“先天”和ng尾的“东鍾”、“江阳”、“庚青”，共七韵。就中，“寒山”和“桓欢”经常合用，没有独用的，应合为一韵。因此，《董西厢》的韵部实际上只有十五个，比《中原音韵》少四韵。

《董西厢》和《中原音韵》韵部系统，不仅在韵部的多少上有出入，在韵字的归併上也頗有些異同。除前面谈“入派三声”时所举出的“幄”、“学”、“刹”等字以外，还可以补举一些例子。如“魚模”韵，《中原音韵》不收《广韵》“德韵”的“国”字，而在《董西厢》里，“国”字却与“魚模”韵的“虎”、“古”、“字”、“土”、“許”、“布”、“羽”、“武”、“父”等字相叶，见卷三“中吕调·碧牡丹缠令”套数（是须休怕怖）。又如“歌戈”韵，《中原音韵》不收《广韵》“屋韵”的“扑”字，而在《董西厢》里，“扑”字却与“歌戈”韵的“躲”、“波”、“和”、“何”等字相叶，见卷六“黄钟宫·傅香金童缠令”套数（才郎自别）。又如“尤侯”韵，《中原音韵》不收《广韵》“屋韵”的“玉”字和“祿”字，而在《董西厢》里，“玉”字和“尤侯”韵的“救”、“楼”、“钩”、“蚪”、“浮”、“登”、“就”、“兽”、“手”、“走”、“首”、“修”等字相叶，见卷一“商调·玉抱肚”套数（普天下佛寺无过普救）；“祿”字与“尤侯”韵的“囚”、“寇”、“鬥”、“九”、“手”、“有”等字相叶，见卷八“般涉调·哨遍缠令”（君瑞悬梁）。

这种韵字归併的異同，不仅表现在“入派三声”方面，在平、上、去声方面也可以看到。平声如“斜”字，《中原音韵》只收入“車遮”韵，而在《董西厢》里，这个字却既可与“車遮”韵字相叶，如卷三“大石调·吴音子”套数（相国夫人）以“斜”叶“說”、“結”、“节”、“貼”、“野”、“厥”、“者”、“泻”、“折”、“也”，又可与“家麻”韵字相叶，如卷七“正宫·梁州令缠令”套数（步入蟾宫折桂花）以“斜”叶“花”、“拏”、“加”、“馬”、“甲”、“沙”、“霞”、“嘉”、“嘉”、“化”、“下”、“罢”、“馬”、“花”、“家”、“涯”、“他”、“奢”、“他”、“霎”、“华”、

① 在《董西厢》里，“侵寻”韵字转入“真文”和“庚青”，“监咸”韵字转入“寒山”、“桓欢”，“廉纖”韵字转入“先天”，详见拙著《董西厢韵谱》。

“他”、“紗”、“他”、“家”、“答”、“詐”。又如“他”字，《中原音韻》只收入“歌戈韻”，而在《董西廂》里，這個字却既可与“歌戈”韻字相叶，如卷三“越調·斗鶴鶉總令”套數（天昏昏兮）以“他”叶“合”、“簪”、“坡”、“多”、“破”、“捌”、“剎”、“綰”、“拖”等字，又可与“家麻”韻字相叶，見上面所舉“正宮·梁州令總令”。又如“涯”字，《中原音韻》只收入“家麻”韻，而在《董西廂》里，這個字却既可与“家麻”韻字相叶，也見上面所舉“正宮·梁州令總令”，又可与“齊微”韻字相叶，如卷六“越調·上平西總令”套數（景蕭蕭）以“涯”叶“霏”、“离”、“西”、“歧”、“悲”、“垂”、“知”、“妃”等字。又如“奴”字，《中原音韻》只收入“魚模”韻，而在《董西廂》里，這個字却既可与“魚模”韻字相叶，見前面所舉卷一“般涉調·哨遍”套數（斷送引辭），又可与“歌戈”韻字相叶，如卷五“高平調·精多令”套數（光景迅如梭）以“奴”叶“梭”、“多”、“哥”、“闊”、“磨”、“何”、“和”、“破”、“合”等字。又如“奢”字，《中原音韻》收入“車遮”韻，而在《董西廂》里，則与“家麻”韻字相叶，見上面所舉的“正宮·梁州令總令”套數。又如“浮”字，《中原音韻》收入“魚模”韻，而在《董西廂》里，則与“尤侯”韻字相叶，見前面所舉“商調·玉抱肚”套數。又如“粗”、“汙”二字，《中原音韻》并收入“魚模”韻，而在《董西廂》里，則都与“歌戈”韻字相叶，如卷二“黃鍾宮·快活令總令”套數（子母正是愁）以“粗”叶“那”、“捉”、“过”、“大”、“惡”等字，卷三“南呂宮·瑤台月”套數（冤家為何）以“汙”叶“何”、“磨”、“裏”、“驪”、“娥”、“波”、“多”、“娥”、“箇”、“破”、“坐”、“娜”、“罗”、“挪”、“和”等字。

上声如“捨”字，《中原音韻》只收入“車遮”韻，而在《董西廂》里，則除与“車遮”韻字相叶，如卷二“正宮·文序子”套數（才歇罢）以“捨”叶“罢”、“掛”、“話”、“扎”、“納”、“下”、“乏”、“撒”、“迂”等字外，又与“家麻”韻字相叶，如卷六“黃鍾宮·出队子”套數（最苦是离别）以“捨”叶“別”、“呆”、“血”、“說”、“鉄”、“車”、“擲”、“些”等字。

去声如“外”字，《中原音韻》只收入“皆来”韻，而在《董西廂》里，則除与“皆来”韻字相叶，如卷六“商調·定风波”套數（好事多妨碍）以“外”叶“碍”、“帶”、“吠”、“派”、“怪”、“駭”、“戴”、“猜”等字外，又与“齊微”韻字相叶，如卷一“双調·豆叶黃”套數（薄薄春阴）以“外”叶“气”、“瀝”、“翠”、“携”、“对”、“已”、“寄”等字。

《董西廂》的韻部系統所能考見的不过是这一些，可是我想这一些对于我們研究宋金時代漢語語音发展的历史也是很有用的材料啊！

（六）

《董西廂》所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語言？我們一开头就談过這個問題，說它是宋金時代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文学語言。这是比較穩当的說法，但是畢竟还嫌籠統，因为所謂北方方言範圍很广，其中有許多次方言，它們之間存在着不少差別，特別是語音方面，差別可能很大。作为文学語言，它必須以某一地点的語音作为标准音。那么，《董西廂》这种文学語言

言，它的标准音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傳《董西廂》的作者董解元是金章宗時候的人。金章宗都于燕京，即元代的大都，現在的北京。按照一般的情況來說，文學語言总是以當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首都語音作為標準音。可是《董西廂》這部文學作品所依據的標準音，看來顯然不是當時金朝首都燕京的語音，因為如前所述，《董西廂》里閉口韻已轉入“真文”、“庚青”、“寒山”、“桓歡”、“先天”等韻，而燕京語音到了元代，仍然保存着閉口韻。這不僅有《中原音韻》可証，元人曲戲的用韻也无不如此。

《董西廂》所依據的標準音既然不是燕京語音，到底是什麼地方的語音呢？我以為是汴洛語音。這有三個根據：

第一，洛陽遠在東周，就是我國的首都，後來，東漢魏晉又相繼建都于此，所以那里的語音很早就被當作文學語言的標準音。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後（按指曹魏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謬，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權而論之，獨金陵與洛下爾”。這就是說，當時的文學語言，北方以洛陽語音為標準音，南方以金陵語音為標準音。到了隋代，陸法言著《切韻》，雖說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不專據一時一地的語音，但實際上是以洛陽語音為基礎的^①。唐宋以後的官韻出于《切韻》，於是洛陽語音就成為文學語言唯一的標準音了。北宋都于汴，汴京語音和洛陽語音基本相同^②，那時文學語言用汴洛語音作標準音，更是理之當然。金章宗時都城雖在燕京，但金代文化來自宋人，又建國未久，文學語言的標準音不會驟變，因此，當時詩歌用韻仍和宋人一樣，以汴洛語音作標準。《董西廂》應該也不例外。

第二，“諸宮調”這種文體，據王灼《碧雞漫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等書的記載，是澤州人孔三傳所首創。孔三傳雖然不是汴京人，但是他在汴京說唱諸宮調，必定要用汴京語音。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大概是繼承孔三傳諸宮調衣鉢的，也應該以汴京語音為標準音。

第三，宋代的汴洛語音，現在雖難詳考，但从故書雅記中也可以得知一二。元代陶宗儀的《韻記》說：

本朝應制頒韻，僅十之二三，而人爭習之，戶錄一編以粘壁，故無定本。後見東都朱希真復為《優韻》，亦僅十有六條。其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不便混入，未遑校讎也。鄱陽張輯始為《衍義》以釋之。洎馮取洽重為繕錄增補，而韻學稍為明備通行矣。值流離日，載于掌大簿曉，藏于樹根盎中，濕朽虫蝕，字無全行，筆無明畫，又以雜叶細書，如半菽許。愿一有心斯道者詳而補之。

然見所書十六條，與周德清所輯，小異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以入聲四韻為準^③。清代戈載的《詞林正韻·發凡》也說：

① 請參看王昱：《“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性質》（載《中國語文》1961年4月號）、《再談“切韻”音系的性質》（載《中國語文》1962年12月號）、邵榮芬：《“切韻”音系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載《中國語文》1961年4月號）。

② 請參看周祖棻：《宋代汴洛語音考》。

③ 見《詞話叢編》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上《詳韻》條。

詞始于唐，唐時別無詞韻之書。宋朱希真嘗擬應制詞韻十六條，而外列入聲韻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至元，陶宗儀曾譏其淆混，欲為改定，而其書久佚，自亦無自考矣。

按朱希真，名敦儒，宋洛陽人。南宋初年，避亂，流寓南方。他的《優韻》久已亡佚。其中所分的十六條，也就是十六個韻部，現在也無可稽考。不過，陶宗儀說：“其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不便混入”，可見在朱敦儒的詞韻里，閉口韻已經合併到別的韻里去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分為十九韻。去掉“侵尋”、“監咸”、“廉纖”三韻，剛好是十六韻，和朱敦儒的十六條數目相等。也許朱敦儒的十六條就是《中原音韻》的前十六韻，即“東鍾”、“江陽”、“支思”、“齊微”、“魚模”、“皆來”、“真文”、“寒山”、“桓歡”、“先天”、“蕭豪”、“歌戈”、“家麻”、“車遮”、“庚青”、“尤侯”；《中原音韻》的末三韻，在朱敦儒的詞韻里，則以“侵尋”併入“真文”、“庚青”，“監咸”併入“寒山”、“桓歡”，“廉纖”併入“先天”；至于《中原音韻》派入三聲的入聲，朱敦儒的詞韻則另立四部，列于十六條之後。它們之間的差別不過如此，所以陶宗儀又說朱敦儒的詞韻“與周德清所輯，小異大同”。

這當然又是一個假定，不過這個假定從現存的朱敦儒的詞集《樵歌》和南宋其他詞人的作品，如汴人史達祖的《梅溪詞》里可以得到證明。這裡不打算全面地加以論證，只就《樵歌》和《梅溪詞》中閉口韻和“真文”、“庚青”、“寒山”、“桓歡”、“先天”等韻同押的情況作一些分析。

《樵歌》三卷二百四十八首詞里，以閉口韻字作韻腳的共三十四首，其中閉口韻獨用的只有兩首：一首為“菩薩蠻”（芭蕉葉上秋風碧），以“沈”叶“深”；一首為“減字木蘭花”（無知老子），以“監”叶“漸”。其餘三十二首，“侵尋”和“真文”同押的有七首：

- (1) “水調歌頭”（白日去如箭）：以“阴”、“心”、“金”、“音”、“斟”、“今”、“尋”（侵尋）與“魂”（真文）叶。
- (2) “卜算子慢”（凭高望远）：以“枕”（侵尋）與“紧”、“尽”、“暈”、“問”、“信”、“近”、“陣”（真文）叶。
- (3) “臨江仙”（堪笑一場顛倒夢）：以“沈”（侵尋）與“云”、“亲”、“春”、“人”、“身”（真文）叶。
- (4) “鷓鴣天”（通處靈犀一點真）：以“尋”（侵尋）與“真”、“茵”、“人”、“新”、“尘”（真文）叶。
- (5) “朝中措”（紅稀綠暗掩重門）以“尋”（侵尋）與“門”、“人”、“春”、“昏”（真文）叶。
- (6) “行香子”（宝篆香沈）以“侵”、“針”、“尋”（侵尋）與“釐”、“新”、“昏”、“魂”、“尘”（真文）叶。
- (7) “桃源憶故人”（雨斜風橫香成陣）以“沁”、“甚”（侵尋）與“陣”、“恨”、“問”、“暈”、“尽”、“近”（真文）叶。

“侵尋”和“庚青”同押的有二首：

- (1) “西江月”（澹澹薰風庭院）：以“林”、“心”（侵尋）與“声”、“听”、

“輕”、“靜”(庚青)叶。

(2)“相見欢”(吟蛩作尽秋声):以“沈”(侵寻)與“城”、“更”、“灯”(庚青)叶。

“侵寻”和“真文”、“庚青”同押的有九首:

(1)“水調歌头”(和董弥大中秋):以“今”、“斟”(侵寻)与“釐”(真文)、“清”、“情”、“橙”、“盈”、“明”(庚青)叶。

(2)“胜胜慢”(雪):以“深”(侵寻)与“云”、“紛”、“尊”、“巾”、“人”(真文)“兴”、“平”(庚青)叶。

(3)“沁园春”(辞会):以“心”(侵寻)与“人”、“真”、“存”(真文)“情”、“成”、“庭”、“兄”、“情”(庚青)叶。

(4)“临江仙”(中秋):以“阴”(侵寻)与“云”(真文)、“城”、“明”、“声”、“横”(庚青)叶。

(5)“鷓鴣天”(唱得梨园絕代声):以“砧”(侵寻)与“人”、“新”、“巾”(真文)、“声”、“零”(庚青)叶。

(6)“恋繡衾”(水落江南感未平):以“今”(侵寻)与“云”(真文)、“平”、“惊”、“生”(庚青)叶。

(7)“长相思”(昨日晴):以“阴”(侵寻)与“云”、“痕”、“人”、“人”(真文)“晴”、“情”、“平”(庚青)叶。

(8)“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以“心”(侵寻)与“云”、“新”、“亲”(真文)、“命”、“定”(庚青)叶。

(9)“卜算子”(陌上雪销初):以“飲”(侵寻)与“信”、“近”(真文)、“胜”(庚青)叶。

“监咸”和“寒山”同押的有一首:

“朝中措”(当年挟彈五陵間):以“衫”(监咸)与“問”、“看”、“鞍”、“顏”(寒山)叶。

“监咸”和“寒山”、“先天”同押的有四首:

(1)“鵲桥仙”(今年冬后):以“泛”(监咸)与“晚”、“眼”(寒山)、“見”(先天)叶。

(2)“減字木兰花”(寻花携李):以“帆”(监咸)与“山”(寒山)、“言”、“船”(先天)叶。

(3)“減字木兰花”(东风桃李):同上。

(4)“減字木兰花”(閒入行李):同上。

“监咸”、“廉纖”和“寒山”、“桓欢”、“先天”同押的有一首:

“漁家傲”(石夷仲一妓去,念之。止小妓燕燕):以“減”(监咸)、“染”(廉纖)与“散”(寒山)、“漫”、“伴”(桓欢)、“健”、“扇”、“劝”、“轉”、“燕”(先天)叶。

“廉纖”和“先天”同押的有二首:

(1)“水調歌头”(对月有感):以“蟾”(廉纖)与“旋”、“傳”、“娟”、

“言”、“边”、“蹇”、“园”（先天）叶。

（2）“鵲桥仙”（溪清水淺）：以“点”（廉纖）与“徧”、“怨”、“殿”（先天）叶。

“廉纖”和“寒山”同押的有二首：

（1）“采桑子”（一番海角凄凉梦）：以“簾”（廉纖）与“安”、“山”、“餐”、“殘”、“寒”（寒山）叶。

（2）“清平乐”（相留不住）：以“仄”（廉纖）与“干”、“寒”（寒山）叶。

“廉纖”和“寒山”、“先天”同押的有三首：

（1）“临江仙”（几日春愁无意緒）：以“拈”（廉纖）与“關”、“眼”、“山”（寒山）、“还”、“言”、“淺”（先天）叶。

（2）“感皇恩”（早起未梳头）：以“艳”（廉纖）与“蔓”、“看”、“晚”（寒山）、“徧”、“兹”、“見”、“远”（先天）叶。

（3）“卜算子”（碧瓦小紅楼）：以“点”（廉纖）与“岸”、“晚”（寒山）、“徧”（先天）叶。

“廉纖”和“寒山”、“桓欢”、“先天”同押的有一首：

“鼓笛令”（紙帳綢衾忒暖）：以“点”、“念”（廉纖）与“戔”（寒山）、“暖”、“短”、“絆”、“斷”（桓欢）、“轉”（先天）叶。

《梅溪詞》以閉口韻字作韻腳的共六首，其中閉口韻獨用的只有“月当厅”一首，韻腳是：“心”、“深”、“金”、“吟”、“尋”、“音”、“簪”、“阴”。其余五首，“侵尋”和“真文”同押的一首，即“杏花天”（扇香曾靠腮边粉），以“飲”（侵尋）与“粉”、“暈”、“近”、“隱”、“問”、“恨”、“尽”（真文）叶。“廉纖”和“先天”同押的一首，也是“杏花天”（古城官道花如霰），以“点”（侵尋）与“霰”、“見”、“淺”、“苑”、“远”、“怨”、“免”（先天）叶。“監咸”、“廉纖”和“先天”同押的一首，还是“杏花天”（細风微月垂楊院），以“減”（監咸）、“点”（廉纖）与“院”、“顫”、“片”、“远”、“淺”、“見”（先天）叶。“監咸”和“寒山”、“桓欢”、“先天”同押的一首，即“汉宮春”（花隔东垣），以“凡”（監咸）与“关”、“寒”、“壇”、“間”（寒山）、“欢”、“驚”（桓欢）、“絃”（先天）叶。“廉纖”和“寒山”、“桓欢”、“先天”同押有一首，即“齐天乐”（賦橙），以“点”（廉纖）与“晚”、“散”（寒山）、“滿”（桓欢）、“見”、“远”、“怨”、“健”、“遣”、“軟”（先天）叶。

这些現象說明什么呢？我以为它說明朱敦儒和史达祖的家乡話汴洛方言那时已經沒有閉口韻了。如前所述，汴洛語音是当时文学語言的标准音，所以朱敦儒既用它作为詩詞押韻的准繩，又据以編曲詞韻。我不同意陶宗仪对他的批評，說他是混淆了韻部。朱敦儒既曾編輯韻書，大概深通音韻之學。如果当时作为文学語言标准音的汴洛語音還有閉口韻，他不会不知道而妄加混淆。既使在填詞的時候，用韻可以稍寬，他所編的韻書絕不會把那些顯然有区别的韻部也混淆起来。

那么，陶宗仪对他的批評有沒有根据呢？根据也是有的，首先是傳統的韻書都有閉口韻；其次，元代文学語言的标准音大都語音里，閉口韻也还存在（只有唇音字轉入他韻）。

这些自然都是事实。可是我們知道，語言的发展是随时随地而異，語音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北宋末年，汴洛語音既然沒有閉口韵了，以它为标准音的文学語言为什么一定要保存只存在于古語和某些方言里的閉口韵呢？由此可見，朱敦儒把閉口韵并入“真文”、“庚青”、“寒山”、“桓欢”、“先天”等韵原是无可非議的。

說到这里，我們應該再轉到《董西廂》所用的是什么語言這個問題上来了。依我看来，《董西廂》的用韵，特別是閉口韵和“真文”、“庚青”、“寒山”、“桓欢”、“先天”等韵同押，是和当时汴洛語音一致的^①。因此，可以肯定，它所用的語言就是那时以汴洛語音为标准音的文学語言。这种文学語言不仅被当时留在北方的文学家如董解元等用以从事創作，同时也被那些流寓南方的文学家繼續使用着，所以他們的作品在用韵上很多和《董西廂》相同的地方，这在前面已經談过，这里就不再多說了。

① 朱敦儒的詞韻保存了入声韻部，他的詞里，入声韻也单独使用，这大概是他还有一些保守的表現。当时汴洛方言实际上已經沒有入声了。